

校园民谣心

李

鹰◎编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要不是时光太动听

那些琴弦上的往事不会被人纪念

校园民谣志

李鹰◎编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校园民谣志/李鹰编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ISBN 7-300-07450-2

I.校…

II.李…

III.校园歌曲—音乐史—中国

IV.J6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74632 号



校园民谣志

李鹰 编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发行热线:010-82503022

编辑热线:010-82503013

网 址 <http://www.longlongbook.com>(朗朗书房网)

<http://www.crup.com.cn>(人大出版社网)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230mm 16 开本

版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张 16 插页 2

印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10 000

定 价 22.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关于本书

这世上，有些词注定为魅惑和激动人的心灵而生，青春、校园、理想、民谣、精神、爱情……在这些词逐渐剥蚀，谈论它们都显得奢侈的年代，如果有人把曾经让这些语词绽放得最灿烂的时代与人物重新推到我们眼前，很多读者免不了要对这位执著的朋友脱帽致敬。这位朋友继承了校园民谣参与者的光荣历史和传统，他低调而真实，为读者讲述着那些“琴弦上的往事”。他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人在讲述，他的背后有高晓松、老狼、沈庆、郁冬、赵节的歌唱和无数在 20 世纪 90 年代度过青春岁月的学子的倾听。他没有为善感者留下不陷入沉思和回忆的任何机会。

这本书以如下内容赢得尊敬：《校园民谣》这盘专辑浮出水面的幕后故事；十多位校园民谣风云人物的采访录，讲述他们过去与现在的工作生活状态，以及对校园民谣十年历程的回忆和感想；校园民谣运动参与者撰写的一些回忆性文字。全书配有大量精心搜集的图片，为走过风雨十年路的校园民谣铭记了一段成长的历史。

关于作者

李鹰，1977年生，江西萍乡人。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肄业，1997年起居于北京，做过编辑、记者、自由撰稿人和演艺策划人。2000年6月至2001年6月曾于新疆、西藏、贵州、四川等地游历。著有《藏羚羊自助旅游手册·贵州篇》。目前从事剧本策划工作。

 朗朗書房

long-long Book House

网址：www.longlongbook.com

发行热线：010-8250 3022

策 划 袁筱芬

责任编辑 马佩林

版式设计 孙思如

封扉设计 BOOK 肆意设计工作室

写在前面的话

其实用这个标题显得真的是太俗。但想了半天，这段话本来就是写在这本书前面的，还是用这样的标题吧，反正也没错。

缘起于2004年年初，赵节和天津泰达唱片的老总张乃申策划出版《校园民谣10年》这张纪念校园民谣10年的专辑。作为赵节的朋友，我也在里面掺和了点儿事。那时候见到很多当年在校园里弹吉他唱歌的人，相见也算甚欢。于是某天在和赵节聊天的时候说，还不如写本书，把当年这批人到底是什么状态都写出来，一定好玩。

虽然大家年纪都不小了，但好歹还剩了点儿热血，于是说了之后就开始了。找朋友，聊天……三下两下的，打着要写书的名义呼朋唤友地喝了不少顿酒，吃了不少顿饭，畅谈了七八下，激动了若干下。后来……呵，事儿就有点儿搁那儿了。这一搁，就搁了一年多。

2005年年底，通过朋友宋认识了竹子。竹子在某出版社工作，言谈中聊到了书的策划，也聊到了当年她喜欢的歌手赵节。一来二去，两个人最初开始在msn上聊天，聊着聊着聊到了当初想做又没做的这本书，又开始激动起来，于是已经搁下的东西又提上了议事日程。重新定位，重新编撰目录……又开始假装忙得不亦乐乎。



但这回看来是真的要写了。既然要开始写，再搁下的话就有点对不起朋友了，无论是赵节还是竹子。

把当年的人找出来是工作的开始。这个过程现在看来，只能用艰苦卓绝四个字形容。老狼、高晓松、郁冬等继续奋斗在音乐事业第一线的同志们还好说。而且他们是名人，名人不比平头老百姓，要走也只能用退出演艺圈来形容他们暂时性的销声匿迹。但简单地把他们拿出来像炒剩饭一样地说来说去又怎么能把这本书叫做《校园民谣志》呢？还不如直接叫《明星面对面》得了。

其实当年在草地上在宿舍里玩音乐的人很多，他们好比校园民谣这座金字塔的底座，是他们托起了高晓松等一批塔尖上的人，这些人从来都没有进入过公众的视线，甚至连所谓的音乐圈也没进入过，所以他们要消失的话，会更彻底。而整个群体的故事才是我在这本书里要写的，也只有整个群体的故事，才能拼凑出“校园民谣”这四个字的完整意义。

找这些消失已久的人得靠拉、帮、带。通过这个找到下一个，然后再通过下一个找到另一个。先从熟人下手，杨丹涛、赵节、崔文斗排在了前面。然后找到了付志昱、音乐虫子、邱柯、贾南等。校园民谣网的燕子帮我找到了逯学军，通过朋友的同学找到了沈庆（沈庆其实很有名，但他也消失得比较厉害。有关他的故事我在后面的书里面会说的）……

转眼两个多月过去了，现在看来，散落于民间的诸位大侠基本上都已经浮出水面了。这也算是成果之一吧。比较好玩的是我后来俨然成了这群人的联络部主任，很多当年的好朋友都已经失散多年，每次都有人问我，你有那谁谁谁的联系方式吗？于是我就把找到的联系方式给他。



那个人也总是迫不及待地拨电话，在电话里两个人开始歃歃，争着互相询问这么些年，都死到哪儿去了……

开始花精力写这本书的时候，有人问我，怎么会想到写这么个东西，校园民谣都过去这么多年了，还会有人看吗？最初我总是激情满怀，特别自信。说，当然，当然会有人看。校园民谣，当年多有名啊！谁没听过《同桌的你》，谁不唱《青春》。这可是纪念我们青春的东西，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看着就能感慨，能歃歃，能忆苦思甜，耳边说不定就能响起熟悉的旋律……怎么会没有人看？

但是，后来问的人越来越多。我心里也开始有点儿没底了……

基于同志们的关心爱护，看来我是得好好考虑他们的提问了。是啊，这么一个东西，还会有人看吗？毕竟，真的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

我问一位当年年轻现在称之为老同志的朋友。他说，这本书我们并不是写给某些人看的，而是记录一个年代，一个长发飘飘、白衣胜雪的年代。任何人的心目中，都会有那样一个年代，谁没有过青春啊，现在能买书的人谁不是打90年代过来的，写吧，要我一定会买一本。

于是，我释然了。

现在这本书终于到了要结尾的时候。写在前面的话，一般总是最后来写的。

是总结，也是这本书的开始。

感谢杨丹涛、竹子和校园民谣网的燕子，感谢为这本书提供过帮助的所有人。

目 录



☆ 写在前面的话 /1-4

☆ 一、校园民谣来了 /1-36

大地传说 /14

☆ 二、《校园歌谣》的故事 /37-48

三个天津人 /37

盗版，害死了其中一个天津人 /42

一场不了了之的官司 /45

多年后，另一个天津人也死了 /46

☆ 三、细梳当年 /49-124

2004 年对张璐的采访记录 /73

采访霍光 /80

陈涌海的那篇《啸聚草坪》 /106

陈涌海自述 /106

啸聚草坪 /107

许秋汉有关校园民谣的文字 /113

一小撮人理想中的校园歌曲 /113

付志昱的《我关于清华的音乐记忆》片段 /116

我关于清华的音乐记忆 /116

☆ 四、人物志 /125-210

高晓松这家伙！ /126

关于校园 /131

关于自己 /137

王阳，老狼 /146

沈庆 /158

踏踏实实遯学军 /167

遯学军的那几百个字和几个片段 /172

卢庚戌、李健、水木年华 /175

李健：世家子弟 /180

缪杰：从年薪20万到水木年华 /184

贾南和崔文斗 /187

赵节，一直很安静 /197

往前倒十年 /198

赵节的作品 /204

☆ 五、猛回头 /211-218

☆ 附 录 /219-249

校园歌曲目录 /219

陈涌海与他的民谣（许秋汉） /240

陈涌海杂文两篇 /242

像一把刀子 /242

校国民谣随笔 /245

一、校园民谣来了

有出版社愿意出这样一本书，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有“校园民谣”这四个字。

“校园民谣”本来是一张音乐合辑的名称，后来成了一种音乐的代名词。在1994年至1996年的那几年，它甚至成了一种文化现象。花时间写一本书来描述一种至少持续了两年的文化现象，我想应该不为过。

既然与这种文化现象有关的所有一切都从一张名为《校园民谣1》的音乐合辑开始，那我们就从这张合辑说起吧。

不知道用平地一声雷来形容1994年年初《校园民谣1》的出版合不合适。总之在那年年初，当人们第一次听到老狼的《同桌的你》、沈庆的《青春》的时候，那种从心底涌出的震撼，至今已经延续了十余年。

今时今日，偶尔还能从媒体的口中零散听到“校园民谣”这四个字。不过却不再仅仅是指那张专辑，而是指一拨人，一种现象，或者是一种早已消散了的音乐流派。

有一种说法，当黄晓茂还未在策划案里写下“校园民谣”四个字，仅





是按他的喜好收录校园歌曲的时候，他就已经给后来被称为“校园民谣”的校园歌曲规定好了一种风格。

还有一种说法，《校园民谣》系列只是给1990年左右北京那些在草地上玩音乐的大学的生活和音乐作品作了一个以偏概全的总结，然后就任其偃旗息鼓，自生自灭。

1990年，刘卓辉把黄晓茂拉进大地唱片公司，准备在大陆的音乐市场大张旗鼓地干起来。黄晓茂出身于军人家庭，曾考入人大新闻系并退学，之后开始写歌词。后来流传开的有《心的祈祷》、《无言》、《浪子归》以及黑豹的《Take care》等。再之后在《桥》杂志做了两年英文版编辑，并开始接触录音工作。

那时候艾敬因为和刘卓辉的情侣关系，在大地内部被称为老板娘。1991年《我的一九九七》制作完成，这张专辑集中了当时中国流行音乐的精英分子，黄晓茂是制作人，王迪编曲，乐手有艾迪、张岭、臧天朔、刘效松、三儿、王勇、何勇、陈劲等。专辑里所有的歌曲都是精挑细选、度身定做。《我的一九九七》最早在台湾发行，引起很大反响，专辑销售也很成功，随后在大陆发行，虽然因为歌词审查而改动了两个字，但总算顺利出版。大地公司也因此一炮成名，成为当时大陆最有号召力的唱片公司。你想，一家唱片公司能在华威大厦的公寓楼里办公，当时哪个公司能有这样的气派。

大地作为大陆第一个按照港台模式操作的唱片公司，对包装和宣传上的重视是大陆前所未见的。老板娘的作品那时候被大地宣传为“城市



民谣”，这与黄晓茂把后来引起更大轰动的那张合辑定名为《校园民谣》有很大关系。因为等到后来黄晓茂找来了学校里的作品时，作为大地公司形象的延续，也从商业的角度着想，他自然而然地取了“校园民谣”这个名字。

1993年，黄晓茂正好30岁，在大地唱片公司任企划部主任。这年初，他有了在大学校园里收集一批作品的想法。而在此之前，深圳先科出过一张校园歌手作品的合辑，这张合辑的起因是当年还在农业工程学院读书的沈庆。

沈庆一直想把草坪上的歌手拉进录音棚。沈庆从学生时代开始便善于交际，他认识不少所谓的“圈里人”。沈庆牵头找到了当时的一些校园歌手，并把他们的作品收集起来往“圈里”送。之前各个大学的校园歌手之间互相都已经很熟稔了，大家也经常在一起玩，在草地上唱歌。但当时仅仅是抱着一种玩的心态，从来没有想过要找音乐公司把自己的作品发表，哪怕想过，也觉得自己所干的事儿离音乐圈很遥远，可望而不可即。所以，这些人中真正录了小样的并没有几个。当时所有在磁带里能听到的作品仅限于其中的几个人的几首作品，或是大家在某次聚会的场合中留下来的录音。沈庆当时能搜罗到的小样就是这样。

那时候先科是一家做音响设备的公司。那张合辑请的是韩磊、江涛等一帮专业歌手唱的。除了旋律和歌词，配乐和演唱技巧跟后来的《校园民谣》系列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当年知道深圳先科这事儿的人很多。不过就像黑楠所说，他那会儿老觉得只有唱片公司、音像出版社才是正统。一个搞音响的公司找歌，听起来就觉得不靠谱。黑楠当时在北师大读历



史系，组建过黑白乐队，还有雷阵雨乐队，也属于校园歌手中的一员。

所以最后这事儿据说高晓松留了心眼，没把自己最好的作品拿出来。高晓松在回忆他与“圈里人”第一次接触时说：“当时说来了一帮圈里人，我们都特崇敬他们，他们把我们聚在一起排练，说要出一两张合辑，但是他们极不尊重我们，1992年那时候我已经开皇冠了，录音完之后给500块钱，让我在合同上签字。其他人都签字了，我的两首歌被晚会歌手唱得乱七八糟。我说不能让晚会歌手唱，要唱得让我自己的歌手唱。我没签，当时我还遭到沈庆的抱怨。”

后来先科攒的这盘合辑沈庆的作品占了大头儿，在那盘合辑里有沈庆的六首歌。不过这盘合辑一直压着没出，直到《校园民谣1》大火之后，才匆匆在市场上现了一下。据说此前在新加坡发行过一次，但知道的人并不多。

沈庆并没有灰心，在这盘悄无声息的合辑之后，他又把这些作品介绍到第二家唱片公司正大公司。当时校园歌手中被认为唱得最好的歌手金立和正大公司签约。金立去了之后，想把这些歌曲推荐到正大。当时正大的音乐总监是写《月亮代表我的心》的孙仪，他听到《同桌的你》之后，认为歌不能这么写。怎么“半块橡皮”都上来了，应该像《月亮代表我的心》那样才对，所以正大的这次努力又失败了。

再后来就到了1993年，黄晓茂开始从校园里面找歌……

有人问黄晓茂为什么会有机缘大力推动《校园民谣》。黄晓茂说：

当时大地原创歌曲的力量不是很强。最初的想法是想从校



园入手，找一些好作品，因为校园的作品人文色彩比较浓厚。我们在北京及全国大学找作品，有大量小样从全国寄来。小样做得特别粗糙，吉他弦都没弹准，但是其中不乏好歌。当时还没有想过做校园民谣，正赶上我过30岁生日，过完生日，就开始听这些歌，无意中听到沈庆写的一首歌《青春》，现在回头看这首歌不过是青少年时期的那种东西。当时我们搜集了很多小样，我每天的工作，白天要处理日常的工作，晚上会把那些小样拿出来，一首一首听，记录对那些歌曲的感觉。其实我挺享受的，因为我喜欢。过完30岁的生日，给我感觉挺奇怪的，到40岁的时候不会觉得怎么样。30岁的时候，觉得青春将要逝去，说起来有点儿怪，《青春》的歌词有的地方有点儿幼稚的感觉，我觉得正好当时是这样的东西，才能特别触动我的内心。让我真的好好想“青春”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有的时候对有些词句不会太仔细去想，但当你特定的情况下，那个词出来你就会好好想。《青春》让我心里面有很大的触动，我觉得一个人当青春将逝的时候，没有给青春留下什么东西是很遗憾的。我平常是挺细心的人，包括所有的警察罚单都留着。如果有一张唱片能够为我们逝去的青春留下点儿纪念，我觉得那得多好。不光我经历30岁，每个人都会经历。其实公司每个人在那个时候都有这个想法，会有很多人需要这样的青春纪念的东西。我们收录了这么多好的校园歌曲，应该把它集成一个系列。从当时收集到的作品的数量上来看，我们觉得至少应该出三张。让那



些有想法、想留有青春纪念的人能够有机会留存一份，我觉得这是挺好的事情，而且当时觉得我们的市场也需要这样的东西。

沈庆在校园民谣的出版上确实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外界也一直认为，黄晓茂有这么多经典歌曲是因为沈庆坚持不懈地往各家公司送小样的结果。其实当年和他一样坚持的还有郁冬。我问沈庆当时是怎么把小样送到正大和大地的，他说，不是我一个人啊，是我和郁冬两个人一起去的，从来都是两个人一起去的——那时候我也受了之前媒体的误导。

在黄晓茂听了《青春》后，他找到了沈庆，然后又通过沈庆找来了高晓松。高晓松说：

我当时在亚运村汇园公寓住着五室四厅，电话号码就四个，在当时已经算是恶少级别的人了。黄晓茂见到我后很吃惊，之前以为我是学生呢，其实那时我的同学都还没有毕业。于是黄晓茂使出让我特别感动的手段，当时拿钱已经打动不了我了。他跟我喝酒、弹琴。黄晓茂很少当着人弹吉他，我看在眼里，其实心里很感动。因为黄晓茂也是大学里出来的，他们身上还带着那种学生气，不是圈里那些老乐手的江湖气，所以我觉得这回找到知音了。我当时只提出一个条件，我的歌必须由老狼来唱，因为老狼当时失业了。老狼之前在一家合资公司当机柜安装员，天天到外地给人安装机柜，觉得这个活特烦人就不干了。



黄晓茂都同意了，他觉得做的是我们的音乐，所以肯定是我们来唱。

恰在此时，沈庆也毕业了。黄晓茂说，你来大地吧。于是沈庆到大地当了企划宣传。后来不仅作品出现在第一张合辑里，工作人员中也留下了他的名字。

1994年4月，《校园民谣1》问世。半年之后，它成为大陆音乐市场最畅销的盒带之一。其中的作品如《同桌的你》、《青春》和《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流浪歌手的情人》等成为大陆民谣创作中最耀眼的闪光点。《同桌的你》几乎登上了当年国内所有流行歌曲排行榜的榜首。

